

传世名著百部

之

近思录 太极图说

蓝天出版社



郭超
夏于全

主编

传世名著百部

学术名著·第四十九卷

蓝天出版社

(全 100 部 64 卷)

第四十九卷目录

传世名著百部之《近思录》

●名著通览	(3)
●全文	(6)
卷一 道体——大动为真静	(6)
卷二 为学大要——圣希天 贤希圣 士希贤	(12)
卷三 格物穷理——穷理·尽性·至于命	(22)
卷四 存养——动静适宜 用以养生	(28)
卷五 改过迁善 克己复礼——修养不如寡欲	(35)
卷六 齐家之道——柔和温顺是为孝	(39)
卷七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安静以自守	(43)
卷八 治国平天下之道——三面驱兽	(46)
卷九 制度——治国以得贤才为术	(50)
卷十 处事之方——情动钟声	(53)
卷十一 教学之道——圣人设教 保持中和	(60)
卷十二 改过及人心疵病——官隆福盛之家	(63)
卷十三 异端之学(略)	(65)
卷十四 圣贤气象——有自然祥和之气	(65)

续近思录

卷一	道体	(70)
卷二	论学	(79)
卷三	致知	(88)
卷四	存养	(94)
卷五	克治	(99)
卷六	家道	(104)
卷七	出处	(105)
卷八	治体	(107)
卷九	治法	(110)
卷十	政事	(111)
卷十一	教学	(114)
卷十二	戒警	(115)
卷十三	辨别异端(略)	(123)
卷十四	总论圣贤	(123)

传世名著百部之《太极图说》

●名著通览	(133)
●全文	(143)
●名著评点	(144)

传世名著百部之

近思录

名著通覽

《近思录》是探求理学学术思想自学入门指导书。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他们摘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言行，纂辑成编。“俾学者寻绎玩味，心解力行，庶几自近及远，自卑升高，而波淫邪遁不能淆，训诂辞章不得而沮没焉。”对宣传、普及理学思想起了积极作用。成书于淳熙乙未之夏（1175年）。淳祐十二年（1252年）叶采为之集解，始表进于朝。有朱子遗书本、莲花书院刊叶采集解本（即《四库全书》著录本）；明正德己卯（1519年）汪伟刊本；明高攀龙刊本；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伯行集注本，今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本。

朱熹，南宋哲学家（见“四书集注”）。吕祖谦（1137—1181年），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字伯恭，隆兴进士，复中博学鸿词科，累官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参与重修《徽宗实录》，后奉命纂修《皇朝文鉴》。吕祖谦博学多识，与朱熹、张栻友善，为学“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长期留意观察和记录气候、物候变化；开浙东学派先声，学者称东莱先生。

《近思录》全书14卷，从周敦颐《太极通书》、程颢《明道先生文集》、程颐《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传》、《程氏经说》、《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张载《正蒙》、《文集》、

《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说》等书中辑录 622 条，分类编辑成书。卷目分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该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至于辟邪说，明正宗，罔不精核、洞尽。”

《近思录》根据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论述，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归结为上列 14 个问题加以立论，以指导后学。其编书的意旨是：“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道体，共 51 条，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是理学的纲领。吕祖谦论首列阴阳性命之故曰：“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如致知，共 78 条。总论致知之方，读书之法。分论读书的先后次序之法当：“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如辨异端，共 14 条。指出“盖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害于人心者甚矣！”如观圣贤，共 26 条。叙述了理学的道统：“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萇、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

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勾勒出一幅理学道统图。总之，《近思录》内容，分门别类阐明理学各种命题的精义，以指导后学。

《近思录》在普及和推广理学思想起很大作用。张伯行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又四子之阶梯者也。”看成是学习理学入门之阶梯。朱熹也说：“修身大法，小学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既进诸生，尤欲以《近思录》与讲明而切究焉。”《近思录》实为后世性理群书之祖本。

后人根据《近思录》体例续作并起，宋蔡模编《近思录续录》，汪佑加朱熹语录，编成《五子近思录》，清茅星来、江永各编有《近思录集注》14卷。

金

文

卷一 道体

大动为真静

1·01 濂溪先生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周敦颐《太极图说》

1·02 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周敦颐《通书·诚几德》

1·03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和也。

——《二程遗书》

1·04 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观其所见何如耳。

——《二程文集》卷九《与吕大临论中书》

1·05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体；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调之乾。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且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

——《程氏易传·乾传》

1·06 剥之为卦，诸阳消剥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有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无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

——《程氏易传·剥传》

1·07 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识之？

——《程氏易传·复传》

1·08 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所感复有应，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

——《程氏易传·咸传》

1·09 天下之理，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惟随时变易乃恒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程氏易传·恒传》

1·10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者。虽昏愚之至，皆可以渐磨而进。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弃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惟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程氏易传·革传》

1·11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

后，己与人。

——《二程遗书》卷一

1·12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二程遗书》卷二

1·13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稟，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本注：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灭若敖氏之类），是气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之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二程遗书》卷一

1·14 杨子拔一毛不为，墨子双摩顶放踵为之，此皆不得中，至如子莫执中，不知如此执得。识得则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一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

——《二程遗书》卷十七

1·15 问：时中如何？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厅，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厅中非中，而堂为中；言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如三过家门不入，在禹、稷之世为中，若居陋巷，则非中也。居陋巷，在颜子时为中，若三过家门而不入，则非中也。

——《二程遗书》

1·16 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

——《二程遗书》卷六

1·17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叶，皆是一贯，不可道上面一段事，无形无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来教人涂辙。既是涂辙，却只是一个涂辙。

——《二程遗书》卷十五

1·18 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屈伸往业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

——《二程遗书》卷十五

1·19 问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

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

——《二程遗书》卷十八

1·20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皆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

——《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

1·21 问：心有善恶否？曰：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譬如水，只可谓之水。至如流而为派，或行于东，或行于西，却谓之流也。

，为霜雪，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

——张载《正蒙·太和》

1·23 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

——张载《正蒙·天道》

1·24 性为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不知顺吾性者，则亦未如这何矣。

——张载《正蒙·诚明》

1·25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触之而无不觉，不待心至此而后觉也。此所谓“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横渠易说·说卦》

1·26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薄厚，故有知愚之别。塞者牢不可开；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

——张载《性理拾遗》

卷二 为学大要

圣希天 贤希圣 士希贤

2·01 濂溪先生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周敦颐《通书·志学》

2·02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谓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周敦颐《通书·陋》

2·03 或问：圣人之门，其徒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者。夫《诗》《书》六艺，三千弟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伊川先生曰：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圣人可学而欤？曰：然。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其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是故觉者

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诚之道，在乎信道笃；信道笃，则行之果；行之果，则守之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出处语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则居之安。动容周旋中礼，而邪僻之心无自生矣。故颜子所事，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尼称之，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其好之笃、学之之道也。然圣人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颜子则必思而后得，必勉而后中。其与圣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学之心，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后人未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

——《二程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

2·04 横渠先生问于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认外物之外，牵己而从之，是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云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